责编/范亚湘
美编/何朝霞
校读/李 乐

长沙子弟最先来

范亚湘

战争机器一经启动，似乎就停不下来。可每到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总会有人挺身而出，与邪恶势力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杀。

从『长沙正』驰援郢都到湘军最后一战，长沙及湖湘子弟在军事领域持续打出了影响力，打出了『无湘不成军』的美誉。

插画/何朝霞

壹

前次说了战长沙，今天就来说说长沙子弟出长沙征战的故事。

汉朝初年，刘邦封了8个异姓王，没出几年，就通过各种手段，相继剪灭了英布、韩信等7个异姓王，连刘邦的女婿张敖也没放过。8王除7，唯余吴氏长沙王顺其自然，善始善终，是以何故？

有人说，这是因为吴芮和后人对汉朝忠，貌似不尽其然。当时，“象郡（象州）、桂林、南海（番禺）”岭南三郡名义上归属长沙国，实则还稳稳地掌控在南越割据政权手里，长沙国是典型的“遥领虚封，复淆视听”。刘邦对南越如鲠在喉，企图用长沙国予以钳制，假若长沙国不存，那南越管辖岭南三郡就名正言顺。刘邦不除长沙国，是不情愿放弃岭南三郡，这兴许就是吴氏长沙国得以幸存的直接原因。这样说吧，只要保留了长沙国，汉朝就可以随时假造纠纷，找理由攻伐南越。

这不，理由来了。

那时，汉朝南有南越，北有匈奴，“南强北劲”。汉朝高后四年（前184年），穷凶极恶的匈奴犯边，可汉朝似乎想不出良策应对。吕后是一个不服输的倔强女子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：好啊，哀家奈何不了你匈奴，那就拿相对弱小的南越开刀吧，如是，岂不可以敲山震虎？

吕后下令断绝了与南越的商贸，“别异蛮夷，隔绝器物”。仅此一招，就使长期依赖进口中原铜、铁等金属器具的南越慌了手脚。南越王赵佗左思右想，觉得这事有些蹊跷，应当是吕后听信了谗言，“此必长沙王计也”。

赵佗也是久经沙场的老手，既然你长沙王不仁，想凭借中原力量毁灭南越，那就别怪我赵佗不义了。赵佗“恨长沙王图己”，发兵北上攻打长沙国，“败数县而去焉”。电视连续剧《三国演义》里，诸葛亮之前七擒七纵西南蛮夷孟获。南越国的军队虽然不是像孟获之军那样刀砍不进、过河不沉的藤甲兵，可出兵打仗的方式与孟获之军相差无几。白云在峰尖飘舞，山间静悄悄地，遽然，一队南越士兵从沟壑、溪流间狂呼乱叫地杀出，乌泱泱地挥舞着刀剑一顿砍杀，还未等汉军回过神来，便逃遁隐匿得没了踪影。

《史记·南越列传》曰：“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。会暑湿，士卒大疫，兵不能逾岭。”可叹从北方开来的汉军，还没翻过南岭，就因南方“暑湿”而遭“大疫”，“岁余，高后崩”，汉军损兵折将，无奈，“即罢兵”。

经此一战，赵佗在南越的声誉猛增，“以兵威边”，用武力与北方对抗。汉朝哪敢轻敌，责令长沙国派兵戍御。1973年，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一幅现存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《驻军图》，图中山川河流清晰可见，并用朱红色标注了汉军九支苍梧驻军的营地、防区界线和三角形指挥城堡“箭道”。“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杀人亦有限，立国自有疆。”因墓主第二代轪侯利豨英年早逝，有人就怀疑他很可能是率兵在前线抗击南越，伤重不治而亡。

不过，利豨不是第一个战死他乡的长沙子弟。

像人一样，一地的地位全由实力决定。楚国势力进入长沙后，迅速将长沙打造成为“三湘首邑，荆楚重镇”。楚人在扼襟南方要津之地长沙修筑军事城邑，这就是历经2000多年不变的长沙古城城址。同时，长沙城外依山临水之处筑有戍城、戍所，遣使文臣武将驻防。曾经，楚国在长沙北面“无假关”迎战越王无疆，“大败越，杀王无疆”。

楚顷襄王二十一年（前278年），秦国大将白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“拔郢”，楚国遂衰。下一年，长沙归于秦。1986年，湖北荆州因修建铁路而发掘了战国时期的包山2号墓，出土竹简中有两枚分头刻有“长沙公之军”和“长沙正”名“龚怿”字样。不难研判，“长沙公”就是楚国长沙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。《逸周书·武顺篇》云：“五五二十五，曰元卒……四卒成卫曰伯。三伯一长曰佐，三佐一长曰右，三右一长曰正。”

五五二十五个兵叫一元卒，四卒列阵叫一伯，依照这个推算，一“正”之兵为2700人。这是一支不小的军队了，极有可能就是楚国长沙驻军的全部。难道“长沙公”和龚怿共同率众北上荆州，是前去驰援情况危急的郢城吗？只可惜，出师未捷，满满一“正”长沙子弟便魂断异乡。

“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。”这“正”长沙子弟是谁的“梦里人”？谁的儿子、父亲？没有人可以找得到答案。幽旷而荒无人烟的包山上长满了荆棘，山间的风呜呜咽咽，鸟鸣声此起彼伏，似是在诉说着长沙子弟骁勇抵御秦军的故事……

贰

战争机器一经启动，似乎就停不下来。可每到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总会有人挺身而出，与邪恶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杀。

黄巾军起义之后，为了争相把控朝廷，宦官、外戚相互倾轧，明争暗斗不止。东汉中平六年（189年），33岁的汉灵帝刘宏悄然驾薨，宦官、外戚不再有所顾忌，公然摊牌火并。早有篡国图谋的军阀董卓乘隙带兵强进洛阳，不但诛戮异己，滔天作逆，还放纵手下奸淫掳掠，荼毒百姓。

是可忍孰不可忍，董卓之举激起人神同愤。初平元年（190年）正月，群雄奋起，以袁绍为首的十八路诸侯纷纷兴兵讨伐董卓。长沙太守孙坚督率长沙子弟向北挺进，深秋之时，孙坚到达鲁阳（鲁山），与“讨董联盟”之一的袁术会合。袁术为了与孙坚联手，上表奏孙坚为破虏将军兼领豫州刺史。南来北往征战多年，终于有了一个将军称号，孙坚自然高兴，决计一心在鲁阳练兵，等待时机进军董卓。

《三国演义》说，马谡失街亭后，司马懿引15万大军向诸葛亮所驻西城扑来。这个时候，城中空虚，形势急转直下，诸葛亮无可奈何，唱了一曲“空城计”：“孔明乃披鹤氅……于城上敌楼前，凭栏而坐，焚香操琴，高声昂曲。”见此，生性多疑的司马懿觉得历来谨慎的诸葛亮是在使诈，打马掉头远去。

诸葛亮唱的那曲“空城计”只是一个演绎故事，倒是长沙子弟真在鲁阳上演了一场“空城计”。

辗转到了冬天，豫中平原朔风怒吼，雪花飞舞。这天，孙坚在鲁阳东城门外撑起帐幔，设宴为长史公仇称回长沙督办军粮钱行，酒过三巡，董卓先遣骑兵陡然奔来，《三国志》曰：“（孙）坚方行酒谈笑，敕部曲整顿行陈，无得妄动。”董卓之军疑惑不解，迟滞不前，跟一群傻狍子那样站在一旁观望。长沙子弟泰然自若，饮酒、谈笑若等闲。稍后，董卓之军大队人马赶来，孙坚这才推开酒杯起身，不紧不慢地引导士兵入城，并悄声曰：“向（孙）坚所以不即起者，恐兵相蹈籍，诸君不得入耳。”情见势屈，长沙士众却如此淡定有序，董卓之军哪敢贸然进犯？齐刷刷地目送长沙子弟安然入城，董卓之军自讨了个没趣，黯然而走。

说是十八路诸侯讨董卓，实际上诸侯们各怀鬼胎，他们不但坐山观虎斗，还巴望从中渔利，唯有孙坚骑着花鬃马，率一众长沙“猛子”在冰天雪地里与董卓之军周旋、玩命。次年二月，长沙子弟转进阳人城（临汝），董卓即派大督护胡轸和骑督吕布前往攻击。吕布和胡轸素来互相看不顺眼，每到节骨眼上，吕布就会给胡轸使绊子，一会散布谣言说孙坚跑了，赶紧追啊；一会又故意撒谎说孙坚打来了，快快撤去！胡轸带着人马忽而拼命追赶，忽而又亡命逃跑，就这样，来来回回地跟空气折腾了一晚上。黎明时分，胡轸累得够呛，人困马乏，萎靡不振，只得在阳人城外就地安营扎寨歇息。不一会，胡轸营寨里便仰面八叉，鼾声大作，就在这当儿，长沙子弟猛然从城中杀出，胡轸措手不及，被打得仓皇而逃，长沙子弟乘勇追击，乱军之中“枭其都督华雄等”。

《三国演义》说，关公“温酒斩华雄”；又说，吕布乃“三国第一猛将”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“三英战吕布”，其实，这些全是没有过的事。相反，孙坚和长沙子弟却多次与吕布短兵相接，直把吕布追打得四处乱窜。《资治通鉴·卷六十》说，阳人城战败，董卓气不打一处来，叫嚣非要灭了孙坚不可。董卓携同吕布“与（孙）坚战于诸陵间”。哪知董卓不经长沙子弟一打啊，溃败后慌走渑池，留下吕布退回已遭锋燹的洛阳。孙坚鹰隼般的目光投向前方，将手中的古锭刀一挥，长沙子弟惊飙一样扑向洛阳，“击吕布，复破走”。

幸亏吕布的赤兔马跑得飞快，否则，就轮不到曹操后来去结果他的性命了。

快哉，快哉！阳人城一战，打出了长沙子弟的忠义、骁勇，更打出了长沙子弟的赫赫英名！

唐朝贞元十一年（795年），诗人吕温路过临汝，特地前去阳人城凭吊长沙子弟。此时，阳人城早已圮废，曾经杀声撼天的战场单剩下一片荒凉。吕温孤身肃立在寂静的废墟上，双眉紧锁，目光凝重。战场血痕尽，壮士犹未歇。时光的齿轮仿佛开始倒转，凛冽的风中似还回荡着战马的嘶鸣声，不时散发着血腥和硝烟的味道。那断裂的箭矢镶嵌在破壁残垣上，在风中兀自闪烁着寒光，仿若是在倾诉着长沙子弟的铁血豪情、悲壮忠烈……

吕温豪情万丈，歌吟一首《题阳人城》曰：“忠驱义感即风雷，谁道南方乏武才。天下起兵诛董卓，长沙子弟最先来。”

叁

“深山藏虎豹，乱世出英雄。”吕温说得没错，南方不乏武才。古时长沙，就有两个“战神级”的人物，一是汉朝长沙太守孙坚，二是晋朝长沙郡公陶侃。

西晋建兴三年（315年），杜弢流民之乱折回湘州（长沙），陶侃再次奉令征讨，“屯兵于城西”，与杜弢隔江相峙。不久，流民军被打散，长沙戡定。连年征战，陶侃实在是太累了，意欲在绿纱滋蔓的岳麓山下结庐而居，享受一段难得的舒缓时光。其实，陶侃不是一个闲得了的人，平日无事，便在住宅周边种植杉树，后来，人们将这个地方称为“杉庵”。

时间如岳麓山间的溪水浅吟低唱，陶侃陶然于“杉庵”的诗意里。谁知，被陶侃打散了的杜弢手下杜弘窜入岭南后，旋与当地叛将温劭相合兴兵作乱。本来，偏居一隅的交州（广州）战火较少燃及，人心安定。杜弘、温劭一乱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纷杂散逃。朝廷命陶侃为交州刺史，传令从长沙发兵南下止暴制乱。

深秋时节，红枫点燃山冈，像是给岭南的群峰披上了一袭炽烈霓裳。陶侃领着长沙兵翻越南岭，到达始兴（韶关），当地几位长老向其进言莫要轻进，暂时驻扎下来，以观其变，陶侃不听，挥师直击交州。这时，恐惧陶侃的杜弘派使者来到陶帐，巧言令色地递上降书。陶侃晓知有诈，着令手下设伏，架设发石车（霹雳车）以待反军。果然，杜弘骑着高头大马，吹唇唱吼地督促反军进入了伏击圈，长沙兵万石齐发，反军霎时被打散，杜弘逃逸，从此湮没江湖。

长沙兵请求乘势追剿温劭，陶侃笑曰：“吾威名已著，何事遣兵，但一函纸自足耳。”温劭读到陶侃书信后，当场怂了，像只无头的苍蝇，胡乱逃亡。长沙兵追到始兴，将温劭擒获，交州又恢复到了往日的平静安和。

南宋淳熙六年（1179年），文武兼济的狠人辛弃疾“漕移”湖南，随后升任潭州（长沙）知州兼湖南安抚使。“想当年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”读了这阕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，就能明晓辛弃疾不仅是一位豪放词人，同时还是一位“少年横槊气凭陵”的猛将。23岁那年，辛弃疾率50名精兵勇闯金营，当着5万金兵的面死死地将判将张安国摁在马背之上飞驰渡江，献俘于南宋朝廷，“壮声英慨，儒士为之兴起，圣天子一见三叹”。

与其饮酒填词、安心做官，辛弃疾好像更乐意驰风骋雨，横槊疆场。不久，辛弃疾借故湖南“与溪峒蛮獠接连，草窃间作……平居则奸民无所忌惮，缓急则卒伍不堪征行”，奏请朝廷，在长沙创制了一支“飞虎军”，“招步军二千人，马军五百人”全为孔武精壮的“长沙仔子”。

两年后，飞虎军扫平流窜湘赣的茶商军暴乱，已任隆兴（南昌）知府兼江西安抚使的辛弃疾闻之，欣然写下一阕《满江红·贺王宣子平湖南寇》：“笳鼓归来，举鞭问、何如诸葛……待刻公、勋业到云霄，浯溪石。”飞虎军多次南下郴州、茶陵黑风峒、高垓峒等地拨乱除暴，湖南“盗贼不起，蛮猺帖息，一路赖之以安”。

清朝金鉄著《广西通志卷六十五》载，南宋嘉泰年间（1201—1204年），广西侯广、李监六犯乱，飞虎军奉檄首度跨省出战横州，擒其贼首，大获全胜。嘉定元年（1208年），飞虎军派遣一支200人的小分队远赴四川雅州（雅安），参与驱逐“黎州蛮”侵扰边境，《宋史全文卷三十》说，飞虎军小分队深入蛮军腹地焚巢荡穴，追打得“贼自旦至晚不得食”。

在南宋地方军队中，飞虎军即便不是人数最多的一支，却显然是最能打、存续时间最长的一支，正因如此，飞虎军逐渐从地方军变为朝廷调驻军。嘉定十年（1217年），金兵南犯，朝廷“下湖南安抚司起发潭州飞虎马步军二千人”赶至河南信阳“捍御”，飞虎军在名将孟珙的节制下，于鸡公山的深谷溪涧里扎下营垒，舍命与金兵正面硬杠数年。

自端平二年（1235年）始，宋元两军就一直在湖北襄阳鏖战，攻防转换，你来我往，前后打了38年。金庸武侠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郭靖虽练就了一身绝世武功，却照样和其妻黄蓉一道战死襄阳。淳祐十一年（1251年），朝廷征调飞虎军1000人增援襄阳，四月，京湖安抚制置使李曾伯向盘踞襄阳城的元军发动猛攻。打头阵的飞虎军负责侧翼佯攻，不断穿插，牵制敌人，配合宋军主力一戡复襄阳、樊城，李曾伯激动坏了，在襄阳西南真武山东麓崖壁上快然勒石：“壮哉岘，脊南北……千万年，屏吾国。”

飞虎军频繁调戍，屡建奇功，打出了英气，打出了虎威，就连不可一世的元军都尊称其为“虎儿军”。《宋史·辛弃疾传》说，飞虎军“雄镇一方，为江上诸军之冠”。

肆

清朝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七月，太平军围攻长沙近三个月不竟，西王萧朝贵战死长沙城南门。即便这次太平军不胜，可北去后却排山倒海，连克益阳、岳阳、武昌……这可把咸丰皇帝吓得不轻，一口气在全国封了42个团练大臣，力图依靠地方武装阻遏太平军之势焰。次年元月，在家丁忧的前礼部侍郎曾国藩收到朝廷发给湖南巡抚张亮基的谕旨：“着该抚传旨，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、搜查土匪诸事务。”

“犹当下同郭与李，手提两京还天子。”曾国藩在北京做翰林时，就曾写诗言志，欲像唐朝扫荡澄清“安史之乱”的郭子仪、李光弼两位那样建立军功，彪炳青史，恰好，一个绝佳的机会来了。

曾国藩招募长沙等地“深山寒谷贫苦之民”，“以儒生领山农”的策略组建军队，分头扎进长沙、衡阳操练陆军、水师，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春，全由湖湘子弟组成的湘军完成了集训。就在这时，太平军从湖北转头南下，前后占据了湘潭、靖港，长沙危也。曾国藩见状，立即宣告出师迎战。

曾国藩志得意满，分兵悍将塔齐布主攻湘潭，自己则督领水师进击靖港。讵料，曾国藩竟中了太平军的圈套，开战便败，羞愧得执意跳水自尽。靖港那盈盈的春水啊，似是荡漾着无尽的清新，流淌着绵绵的柔情。几度跳水，几度皆被侍卫及时救起，曾国藩命不该绝。

好在塔齐布那边大获全胜，算是给首战即败的曾国藩挽尊了。

太平军在不断壮大，湘军亦在不断壮大，似两头猛虎，紧紧地缠斗在一起，演绎出的那一曲曲烽火壮歌，是情感与力量的交响，是雄浑与细腻的融合，激荡出的磅礴之气，回旋寰宇，叩击心灵。

六月，湘军攻下岳阳；九月，湘军光复武昌。尔后，湘军千帆竞发，顺流东下，于年底拿下长江要塞广济（武穴）田家镇，兵锋直指九江。可是，刚进入江西，湖湘子弟就遇到了硬茬，太平军翼王石达开早在鄱阳湖湖口摆开阵仗恭候湘军。开战，湘军惨败，水师被分割成内湖和外江两个部分不能相接。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，湘军困在江西不能挪动，被太平军围着打。

湖湘子弟从失败中悟出“结硬寨、打呆仗”的作战理念。“结硬寨”就是力保不败，“打呆仗”则为徐图缓进。这段时间，湘军韧性十足，哪怕屡战屡败，依然屡败屡战，迎着太平军打，黏着太平军打，就待对方犯错，以图出现转机。

转机来了！

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八月，太平军内乱，先是诛杀了东王杨秀清，接着处死了北王韦昌辉……真是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啊，内乱过后，太平军诸王之间相互忌惮，分崩离析。时来风送，形势逆转，湘军全面解困，犹如挣脱樊笼桎梏的野马，自由自在地奔腾在江南广袤的大地上。来年四月，石达开率部赌气西走，湘军顺势攻陷九江，并以此为据点，一点一点地吞噬太平军的地盘，4年过后，战火渐渐延至安庆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八月，安庆失陷，天京（南京）西大门洞开，太平军败象已露。

湘军锁死长江，像一面钢铁巨墙，牢牢地堵住太平军。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二月，湘军副统帅曾国荃领军端掉天京周边的丹阳、秣陵（江宁）军事要塞，一夜之间攻占了天京城南的制高点雨花台，天京已被湘军围得犹如铁桶。早春的风温煦轻柔，可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已赫然感受到了凛凛寒意。

尽管如此，只因城墙极其坚固，城内兵精粮足，欲克天京并非易事。

护城河边的水草绿了枯，枯了绿。转瞬已将天京围困两年多了，时间一久，湘军士卒必然心生懈怠，以致钝兵挫锐。气溃似堤崩啊，曾国荃那个急呀，眉头皱得跟个粽子似的……如何把天京城墙打开一个缺口，已成当务之急。一天，湘军年轻将领李臣典献了一个“歪招”：从城外深挖一个地洞到达城墙之下，在洞内塞满炸药……挥汗如雨地干了两个月，一个填埋了上万斤炸药的超大“炸药包”制造完结。

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六月十六日，一切准备就绪。“点火！”随着曾国荃的一声令下，导火索在吱吱地燃烧，一股青烟打地洞里飘出，陡地，爆出一声天震地骇的硕响，天京城墙刹那间炸倒20余丈，湘军惊涛骇浪般地从豁口涌入城内，席卷大江南北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轰然坍塌。

伍

春雨淅淅沥沥，如精灵轻舞于南京的天地间，给城市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薄纱。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二月，这天晚饭后，湘军统帅、两江总督曾国藩和儿子曾纪泽坐在总督衙门西花圃的椅子上聊天。一切是那么闲适平静，一切又是那么猝不及防，聊着聊着，曾公突然两眼发直，语无伦次……一抹淡淡的笑意定格在嘴角，曾公溘然长逝，享年62岁。

其时，继曾公之后的湘军领袖左宗棠正在西域肃州定乱扶衰。8年后，老怀益壮的左宗棠抬着一口棺材，统领湘军向西狂飙猛进，一挥而就收复新疆，在那辽阔的戈壁沙洲上，荡气回肠地高唱了一曲湖湘子弟的壮烈长歌：“大将筹边未肯还，湖湘子弟满天山……”

湘军的节节胜利，一度让清朝末年的人们“语战绩则曰湘军，语忠义则曰湘士”。是的，时代的选择落在了曾国藩、左宗棠等一群湖湘子弟的肩上，正是在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，锻造了湘军的卓越、辉煌。

“城头战鼓犹未歇，刀匣血痕尚未干。”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六月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李鸿章的淮军被打得一溃千里，北洋水师全军覆没，日军的铁蹄肆意辽东半岛，京畿堪虞。在这个艰难时刻，朝廷想起了昔日威猛的湘军，紧急征调湘军出关御敌，“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”。

此际，当年的湘军除部分水师外已基本裁拆、遣散，有的在外营商、做官，还有的在家颐养天年。从前在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战功卓著的魏光焘刚过完57岁生日，接到征令，“强墨从戎，仓促成军”，3个月内，募获旧属3300余人。湘军悍将李续宾之子李光久年过半百，召集2000多乡勇主动请缨……战事急迫，间不容发，湖湘子弟整装快速行军，开向关外的茫茫雪原。

湘军与日军必有一战，情势既已，无法开解。

漫长的冬日过去了，大地有了一丝春的萌动。从辽河平原上吹来的风浓烈得犹如高度白酒，刮得湖湘子弟的脸火辣辣的。

猫在海城一个冬天的日军乍然出动，意图辽（阳）沈（阳），清军赶紧出动重兵截击。三月初五是清明节，天气晴好，向着海城北面进发的魏光焘接到探报：“贼马队七十、步队数千，绕出耿庄子、古城子而去，恐袭牛庄也。”清军粮台辎重尽在牛庄，魏光焘听完探报，掉转马头急奔牛庄。

平坦的牛庄无险可拒，一条小河打街市东边欢唱流过。魏光焘进抵牛庄，命在市街入口处加急抢筑了一道一尺多高的土墙，算作一线防御工事。同时，又令在庄内房屋墙壁上开凿枪眼，以作御敌之复城。第二日拂晓，日军赶至，丧心病狂地从东面用排炮猛轰牛庄，魏光焘边令炮兵还击，边利用土墙民舍设伏，诱敌深入。当日军涉过小河，完全暴露于开阔地面时，湘军“以急射炮邀击，如骤雨一时来注”，日军“死伤非鲜”，陷坚挫锐。

日军调来重炮支援，轰开牛庄西北面，攻破了第一道防线。湘军左、右营接战，中营继之，日军以排枪炸炮强攻，弹如雨点；湘军施以山炮、洋枪还击，士卒中弹者如墙而倒。打着打着，一股日军从东面围住了魏光焘驻扎的指挥之所，“炮雨横飞……亲兵伤亡过半，万难力竭”，魏光焘且战且退，试图突围。

日军在隆隆的炮火掩护下，一波一波地朝庄内冲锋，“势如奔潮”“麇聚螺集”，湘军以“马步肉搏鏖战”。战斗异常惨烈，湘军“环击毙贼甚伙”。午后，牛庄外围都被击破，阵地皆失。日军从四面攻入街市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。魏光焘“以孤军血战，短衣匹马，挺刃向前，督战苦斗，三易坐骑”。

就在魏光焘与日军战至“鼓衰力竭之际”，李光久奔袭20余里前来救援。李光久直接往街市冲，以期与魏光焘合二为一，可“一进街口，即与贼巷战……血战竟日，各街口被贼纵火，断我出路”。

湘军将士往来策应，俱力血拼，受伤阵亡者无以统计。血战至子夜，魏光焘和李光久两军“子弹俱尽”，只好分头从牛庄西撤出。牛庄之战是湘军最后一战，是战，湘军雄风不减当年，虽败犹荣。

多年以后，已是陕（西）甘（肃）总督的魏光焘写了一首回忆牛庄之战的七言绝句：“东洋小丑犯牛庄，士尽争先血染冈。大炮长枪何所惧，要凭胆剑斩豺狼。”辽东半岛的平原水泽间，好似仍旧潜藏着湖湘子弟的铮铮铁骨和浩然血性，激越着一股“胆剑”英雄之气。

从“长沙正”驰援郢都到湘军最后一战，长沙及湖湘子弟在军事领域持续打出了影响力，打出了“无湘不成军”的美誉。至于现代长沙及湖湘子弟出征的故事，或壮怀或激烈，就留待日后慢慢细说吧！

文脉长沙